



832520

賀文忠公遺集

同治八年冬月
錦樹山房重雕

序

江夏賀對揚先生與熊芝岡司馬同爲明季偉人司馬以邊事爲闖黨所陷得禍最慘先生以閣臣家居獻賊破武昌自沈墩子湖以死其取義最烈二公生同里長同受知於名公雖才性不同其爲不朽一也顧司馬之集尚有板本流傳而先生之書則二百年來不行於世贈芳視學此邦屬學官訪之其家得舊抄本一冊爲趙恒夫吉士所編盧公弼宜所輯敝紙淪墨訛脫頗多閱數日又得新抄本二冊則一爲雜文一爲諸家所作傳記贊序蓋皆從兵火焚劫蟲鼠齧蝕中而僅有存者然其文皆正大切實可見

賀文忠公遺集

序

一

生平訛處以意求之亦可得十之七八因屬同年友李孝廉祖陶細加較勘刪其書之無關係者三篇誌文之複沓雜文之平鈍者各一篇以防僞作竄入合編爲雜文一卷書簡一卷記序一卷祭文傳誌一卷諸家所作之文之有格意者亦錄附於末而序之曰先生之爲人固吾鄉熊石門提學所稱爲夏璉商瑚者也使其遭遇承平雍容以增廊廟之重則丹青與九鼎俱陳大訓與球圖並燦豈不臣主兩榮哉乃風誼高潔難投時好進不能久於其位退僅以自靖其心懷沙等於屈原止水同乎萬里文章亦若滅若沒久未表章可謂辱寶器於泥塗淪石經於淵水者矣

然當先生之時有以博學雄文領袖後進且誡先生一
死爲無能爲者迄今著作蕩爲煙塵姓字污人齒頰而先
生之集卒有人焉遞起而搜討之岫屢之碑字愈殘而愈
可貴岐陽之鼓文愈滅而愈足珍此亦千古得失之林可
以觀感而興起者也板以行之吾知定與司馬之集長留
於天地間矣

道光八年戊子夏五月望日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提督湖
北學政廬陵後學王贈芳謹序

賀文忠公遺集

序

二

明史本傳

賀逢聖字克繇江夏人與熊廷弼少同里閉而不相能爲諸生同受知於督學熊尚文尚文並奇二生曰能生干將莫邪也賀生夏湖商璉也舉於鄉家貧就應城教諭萬歷四十四年殿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天啟間爲洗馬當是時廷弼已再起經略遼東矣廣甯之敗同鄉官將揭白廷弼之寃意逢聖且沮之逢聖作色曰此乃國家大事吾安敢小嫌介介不以明卽具草上之湖廣建魏忠賢生祠忠賢聞上梁文出逢聖手大喜卽曰詣逢聖逢聖曰誤借銜陋習耳忠賢喞然去翌日削逢聖籍莊烈帝卽位復官

賀文忠公遺集

一

連進秩九年六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十一年致政十四年再入閣明年再致政逢聖爲人廉靜束脩砥行帝頗事操切逢聖終無所匡言其再與周延儒同召帝待之不如延儒及予告宴餞便殿賜金賜坐蟒感激大哭伏地不能起帝亦汎瀾動容焉是時湖廣賊大擾明年春張獻忠連陷蕪黃逼江夏有大冶人尹如翁逢聖門生走三百里持一僧帽一袈裟來貽逢聖逢聖反其衣曰子弟去毋憂我如翁去五月壬戌晦賊陷武昌執逢聖叱曰我朝廷大臣若曹敢無禮賊麾使去遂投墩子湖死也賊來自夏去以秋云大吏望行

而祭有神夢於湖之人我守賀相殊苦汝受而視之有黑
子在其手其徵是覺而異之竦於湖赫然而尸出驗之果
是蓋沈之百有七十日面如生以冬十一月壬子殮大吏
揮淚而葬之初城之陷也逢聖載家人以其舫艘出墩子
鑿其舩艦皆溺賀氏死者妻危氏子觀明子婦曾氏陳氏
孫三人次子光明自他所來凡二十餘人福王時贈少傅
諡文忠祭葬廕子如制如翁去歸大冶大冶城破其慷慨
而死者如翁也

贊曰流賊荼毒中原所至糜爛士大夫邁難者不死則辱
然當其時徘徊隱忍蒙垢而終以自戕者亦不少矣賀逢

賀文忠公遺集

二

聖諸人從容就義臨患難而不易其節一死顧不重哉逢
聖與南居益周士樸公方清正呂維祺邃學純修固中朝
賢士大夫宋師襄所謂上謾下欺釀成大患末季之習痛
哉其言之也

明史本王尚書史稿大都整密類班掾此篇獨別出行
軸筆法最爲高簡末段湖神致夢事爲府縣志及他家
傳記所無不知其採自何書敘次尤妙

贈芳識

賀文忠公遺集目錄

卷一

請禁耗損米穀疏

答奉天學臺徵耗羨議

釋歷代道命說

家課淺說一 正學

家課淺說二 河圖洛書

家課淺說三 附會

家課淺說四 義利關頭

家課淺說五 夫婦倫辨

賀文忠公遺集

目錄

家課淺說六 特立獨行

家課淺說七 明辨

家課淺說八 弱女

雜說

讀董子限民名田疏

卷二

柬李孟白先生

復方祖撫臺

復袁臨侯公祖

柬水向若公祖

又

復止庵公祖

復姜子揚四公祖

又

復李景峰公祖

與長沙雷太守

復羅莢翁前輩

答問石和尚

與徐世兄

與郭天門

賀文忠公遺集

目錄

與熊伯陽

又

與黃將軍

與危公一舅兄

與本縣戚友

啟都中江夏會館諸公

營陽公建濟美祠記

重修阜山喻氏宗祠記

淮城板閘新建大王廟碑記

送林紫濤公祖按竣還朝序

文景園集序

節留堂序

茹辛錄初刻序

茹辛錄續刻序

編日新書序

淑正夫婦雙壽序

袁母謝安人七十壽序

卷四

祭御史徐眉雲文

賀文忠公遺集

目錄

祭國子祭酒文玉翁文

明故兵部尙書京威徐公墓誌銘

明故右春坊右中允劉公墓誌銘

皇明加贈太子太傅劉公墓誌銘

皇明都御史徐公墓誌銘

劉文恪傳

卷末

附

明史本傳

賀文忠公傳

原載續表忠記

相國賀文忠傳

大治尹珩著

賀逢聖傳 張希良

賀文忠公傳 陳鼎

賀夫子制蒲騷學田興廢始末序 龍瑛

仰義說題詞 王心敬

亞相湖弔賀文忠公三首 高世泰

新建江夏縣四賢祠碑記 潘宋鼎

賀文忠公像贊 畢沅

江夏三異 說鈴談往

江夏縣志

賀文忠公世系考 程鵬

賀文忠公遺集

目錄

賀文忠公遺集卷一

廬陵王贈芳原刊

請禁耗損米穀疏

治平之道莫隆於唐虞三代而唐虞三代之治惟衣食足而禮義生一言該之並無奇謀異術絕後世以不可企及者人主誠務此一言爲要領曰孜孜焉以六府三事爲急首重農桑以開其源續禁耗損以節其流勿狃因循匪託空談先俾黎民不飢不寒以爲禮樂教化之本便成唐虞三代之治所謂道在邇而不必求諸遠事在易而不必求諸難也臣生逢盛世六十餘年竊見我朝列聖相傳紀綱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一

制度廣大悉備我皇上體乾行健治隆化洽明良相慶超越千古亦旣蕩蕩巍巍不遜唐虞三代之盛矣但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萬世不易昔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臯稷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俱不能舍是以爲治卽聖人答子貢問政首曰足食孟子謂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亦先後一揆蓋食一充足萬化易施卽是參天地贊化育事功一切枝葉細務比長較短縱說得十分有理行得十分勤勞均於國計民生久安長治無補也至於馮道穀賤傷農之說不過籌及農夫終歲收穫所餘糶賣不敷所用耳不知民果俯仰有餘何至無力完公且婚喪等事各稱其

力奢者崇儉侈者崇約有何傷處况必欲推求其傷由於穀賤推求其賤由於穀多推求其多由於土地闕田野治糞多力勤所致豈可下一令以禁其不闢不治不多不勤乎無稽之言纖悉難通直可付之勿聽矣從來爲政須從其大體譬如雨潤萬物天地之大化也若復姑息行道之有阻風鼓太和天地之大化也若復姑息行舟之不便則天地固不能免生人之憾王者自不能每人而悅矣此孟子以君子平其政爲主其餘雖所當爲仍有輕重緩急之辨豈沾沾焉泛用耳目心思也哉今按天下田地頃畝所出五穀之數山堆雲集計戶計日約畧通核較古耕三餘一耕九餘三猶覺有多無減所以古之食有餘今之食不足者實由民俗濫酒棄粟損耗大害之故惟是言之者不知原委不加核算故令聽之者亦不覺爲第一大害轉相非議卽勉強示禁總無實行由是餘一餘三之粟除全耗外並將日食正數耗其二三可爲心寒且夫五穀之數盈則價平匱則價昂今之糧價較前四五十年漸至兩倍三倍大非美事卽如湖廣素稱產米之鄉又不過荒歉之歲現今糧價亦復如是士民艱苦臣等身受其病若聽百千萬億之人逐日逐時恣意耗損而僅於官倉議積議貯究之官倉十年積貯之數不啻民間一月耗損之數是舍百

倍之糧而收一二分之粟將何以濟眾乎糧價既昂百貨因之俱貴無以備物致用而柴山蘆洲開種大半又不免薪桂之歎况秦漢以來豪強兼并縱放無忌貧民日受貴糶之苦銀錢又數倍歸之更何由資生乎夫野無蓋藏豐年尙有不足歉年更何以堪往年江南數十中小州縣被水成災飢民不下七八百萬口上厯聖慮大小臣工心力告瘁竭全省常平社倉之穀如杯水救車薪之火不敷賑濟又令鄰省協運並截漕糧仍不敷賑然後以銀折米地丁鹽課關稅一概動用而地方米價昂至二兩以上至三兩不等乃破例每斗折銀一錢二分而銀又不敷縱爲一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三

時權宜之計而元氣未復聖主朝乾夕惕多方保固猶有加無已也歷觀古昔旱乾水溢盛世不免設遇被災寬廣水旱頻仍事所難料豈不更宜未雨綢繆乎國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乃有萬年磐石之安誠使首重足食使有菽粟如水火凡耗損有害民命者如絲過扣以嚴禁之更時加察訪如有奉行不實胥役地保貪賄容隱或僅拿一二戶塞責混行三年五載而中止者一併峻其法以嚴治之再有詐稱已經禁絕其實止係紙上回覆者並嚴欺罔之條如是不二三年五穀不難山堆雲集樂歲終身飽歉年亦有備無患四海黎庶親見堯天舜日無俟博施濟眾矣

總之政在實行不尙無著議論效可旋至決無不禁耗損而民食可足既禁耗損而民食仍無裨益之事也乃近聞人有歎食之不足者輒云人多於古歲收不敷日食之故此種無稽之談最易惑人且傳述既久亦無考古證今而悉指其非者獨不思秦用商鞅變廢先王萬世不易良法創爲秦制漢晉唐宋以來因之無違以致愚弱喪業恒產無資生民凍餓而死與因凍餓成疾而死者無算兼之縱橫捭闔爭地爭城之徒接踵而起世代戰殺不休逮至元末荒疫循環亂亡相繼幾歎靡有孑遺我朝休養生息惟有歷年始得生齒殷繁豈能遽挽前二千年之苦况古大

國地方百里乃都鄙可井之地匠人經理之提封萬井每井八家計戶八萬每戶約各八口計丁六十四萬鄉遂之地遂人經理之止治溝洫而不畫井人戶尙在八萬之外次國地方七十里計戶將及四萬小國地方五十里計戶二萬俱係都鄙之地鄉遂不在其內與大國無異矣古之大國次國小國猶今之大縣中縣小縣也試取直省士農工商保甲煙戶的名確冊與兵丁暨僧道諸色人等各冊察之大縣不過四五萬戶中縣不過二三萬戶小縣不過萬餘戶及數千戶是戶口遠不逮古又歷歷有據他若近代奏銷丁冊北省尙有十之一二的名南省盡係另立完

糧虛名各照田地多寡派算或一人開三五丁或一大戶開數十百丁丁數雖多均係捏造並非實有是人與古迥異無田糧者從無一丁開入既不可執此以考人數且今天下幅員之廣不啻數倍於古取四隅之丁不可以比一隅之丁又烏足以定其多少哉臣謹於治安策內已將民間田地每年所出五穀之數與燒酒所耗之數並人多於古不能每夫授田百畝一切無據之疑通算考證詳切陳之至於禁酒止嚴燒鍋躑麴而各色造酒運販天下甚於燒鍋倍蓰什百或云糯米非日食常物而產於田畝詎有分別誠恐趨利之徒積玩性成又藉藕斷絲連之隙百種

牽制有負聖心而抗國政仍無益於糧食秋毫因而人多於古歲收不敷日食不關酒耗之說又紛紛而起善政終於蔽誤矣且事以兩相衡量而輕重長短立辨試以直省糧價昂貴窮民無力購買忍飢受餓慘苦莫狀較之無酒可飲孰重且長孰輕且短伏願陛下應天時行如雷雨一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然必五年七年次第行之庶觀成效又必以百倍窮民肩背之害與一切富民一指之害比論重輕頒示天下由是家給人足風行草偃可永保久安長治於勿替矣

田制大畧 計六條

臣謹考周制百步爲畝步卽今丈量之弓特異其名耳周時田制縱橫皆十步共積百步爲方一畝至秦孝公時皆爲橫十五步直十六步共積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漢後至今俱因之計算周之百畝爲今之四十一畝六分有零伊川謂止四十畝者約成數言之也

又考周制六尺爲一步百畝之田共計六萬尺周尺合後世丈弓之尺止五寸七分共折算三萬四千二百尺合今之田二十八畝五分今天下丈弓俱係五尺周之百畝共計五萬尺共折算二萬八千五百尺合今之田

二十三畝八分有零

又考周尺止五寸七分有奇凡百制度皆由之若以八寸爲尺則處處不合且文王十尺湯九尺與五尺之童六尺之孤尤說不去禮制所在仍宜體會

又考唐貞觀間大均天下之田每夫授八十畝漸至百畝合周制步尺計算則每夫授四百畝矣蓋後之民數遠不逮古故授田有四倍之多請照後開古今民數核算自知未便爲人多於古全無根據之說猜疑也且論政事全策須考古證今細思明辨以求可信若執道聽無稽之言爲據但舉一方一隅人戶漸增之處以證之

鮮不誤且陋矣

又考大國地方百里乃都鄙可井之地匠人經理之提封萬井提封者總提封疆之額數也鄉遂之地遂人經理止治溝洫而不畫井故不能總提額數其山川林麓衝僻道路等處亦不在萬井之內蓋各國山川等處有無多寡不一設入萬井之內作開除遇一國山川多至四五十里以上或少至一二十里以下則不成爲提封萬井矣况七十里之次國五十里之小國與不能五十里之附庸小國豈無山川林麓衝僻道路若概入於編里畫井之內作開除更不成其有人民田畝之國矣此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七

後世書籍之制未可拘泥而不善會也

又按二畝半在田係在公田之內撥給八戶取其就近耕耘之便原非住家若二畝半在邑方是住家周禮四井爲邑或卽是山川林麓等處前後左右之地與今鄉村庄堡無異亦不在授田百畝之內

民數大畧計四條

臣謹按大國地方百里提封萬井每井八家計戶八萬乃都鄙可井之地其鄉遂之地止治溝洫而不畫井人戶多寡尙在八萬之外次小之國亦然夫古之大國次國小國卽今之大縣次縣小縣也今照天下第一大縣

軍民諸色人等煙戶冊與古對勘豈有及於八萬戶者乎尙安問其八萬戶之外更有鄉遂民數乎中小之縣以是推算民數遠不逮古確鑿可據而人多地限收穫不敷日食之疑自解矣

又按三代之時民皆有產家給人足旣無奇富亦無極貧仰事俯畜均能自給安甯喪亡聽之於命秦漢以後豪強兼并愚弱喪業窮民旣無尺寸之土自無寸棉粒粟之資加之糧價過昂艱苦銀錢又數倍歸於富家由是老幼婦子朝夕謀生不得或死於凍餒或因凍餒成疾而死何可勝數計民數不逮於古之緣此其一也唐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八

虞三代二千餘年戶口日增並無干戈之害逮至春秋戰國縱橫捭闔之徒引誘時君爭地爭城以圖一己富貴由是殺人盈野盈城輒以數萬計十數萬計秦漢晉魏唐宋前後五代之間多由篡奪故虐劉不減於前而况僭竊郡國專據郡國割據諸國雲擾諸國以及一切叛亂諸寇逆臣寇盜悖亂藩鎮累百盈千世代兵戈不休殺人如割雞踐蟻語云一將功成萬骨枯曷勝悼歎迄今荒疫循環總是窮民末路民數不逮於古之緣此又其一也斯卽休息生齒豈能遽挽三代以後二千年之苦細思自見

又按三代計夫授田凡已成夫與餘夫戶口俱載圖籍不遺一丁周官獻民數於王簡簡確實秦漢以下三代良法全廢無存賦役全書人丁俱係照田畝派算之數故買賣田產有幾丁半與半丁之說每年奏銷雖有百千萬億丁數其實並非確有之人卽天下州縣徵冊八九股無恒產者總無一名開入其一二股兼并之家俱係另開完糧虛名田少者一戶捏開數名田多者大戶改作小戶或捏開數十名至百餘名亦並非確實的名北省大半如是南省皆然往者戶部以各直省奏銷冊內丁數作民數奏對甚不相符惟天下煙戶冊民冊始係確數也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九

又按周時之國不過西北五省及吳楚地方今則幅員廣遠較古數倍若不問地方廣狹但合今天下民數與古對勘是以四隅人民比一隅人民藉令奏銷皆係的名亦烏足爲多寡定衡哉

此篇有文無題以文意核之當是請禁耗損米穀疏擬稿而未及上者其說將古今田制民數曲折籌算而歸其耗損之咎於酒此近日方望溪先生禁酒之說所由來也然以興縣孫文定公請開燒鍋禁疏觀之又知政體有當因時制宜不可概遵古義者可爲公更進一解

矣篇內又有治安策云云惜其文不見集中

贈芳識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十

答奉天學臺徵耗羨議

奉天二
字疑說

仁政以薄斂爲首務若正賦之外徵收耗羨或有守經者
議之厥後二三臣工奏聞以爲不應徵而內外大臣科道
皆以爲應徵究竟應徵與否之故亦無發明原委此項大
事將來垂諸史冊設固執常經以不應徵之說爲是應徵
之說爲非則撫拾陳言不達古今變更之故者反獲褒予
而爲貶辭所加者千秋奕世誰能抹去此不推究原委無
所發明之誤匪淺鮮也茲承下詢敢率迂見而確議焉竊
考古今班祿之制絕不相同若各依類而行由原竟委俱
無參差錯雜之處譬諸張氏敘譜九族俱張李氏敘譜九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七

族俱李有何異議倘制不同古又欲取古法之一二牽合
而行是猶張譜牽李李譜牽張柄斡方圓決不相入蓋周
室班祿六等之爵施於國中大國地方百里提封萬井人
君收公田一百萬畝除君祿三萬二千畝又每夫授二畝
半在田之宅共除二十萬畝外其餘七十六萬八千畝自
三卿五大夫上中下士以至庶人在官者皆得分給以爲
常祿祿旣優渥而國家大政又不外水火金木土穀正德
利用厚生絜綱提領之事由是易簡理得上安下全公私
均不受困不特徵收耗羨之名爲古所無卽徵收正色正
銀之名亦古所未有逮秦決裂井田毀滅阡陌盡變三代

之制漢尙黃老之術第知除苛寬網而不救萬世良法唐
宋因之歷二千餘年積勢莫返生民凍餓喪亡不堪殫述
我朝休養生息二百餘年始獲生齒殷繁而薄於稅斂尤
爲亘古罕有如北省每地一畝照秦制二百四十步可收
倉斗粟麥梁豆二三石價值二兩以上者止完丁地銀四
五分不等南省每田一畝亦照秦制可收稻五六石價值
三四兩以上者止完丁地銀一錢內外不等計算二三十
分始取其一合關市澤梁鹽課等稅比三代什一之制原
無加多且寓兵於農之法已廢其正項所入與各直省召
募之兵餉並各經營外存貯何能充裕故官祿較古制不
及二十之一設遇參罰事故終年失望而六曹書吏並無
絲毫代耕之資夫大小官吏案牘紛繁十倍於古延幕辦
公紙筆飯食之類百無一有束手縛足聖賢莫措勢不得
不內部取之外省大吏取之州縣滴滴歸源仍屬取之於
民卽往年耗羨特未明徵其實加一與加一五之耗遍行
私收而外猶有私派如所謂州縣莅任其親戚僕從仰給
於一官者不下數百人以上司之苛索京官之勒索又不在
此限而一遇公事或強民以樂輸或按畝而派捐業田之
民受其累矣誠灼見天下州縣私徵之耗欲徹底盡革則
內外上下公私交困聽其私收則餽送弊竇日甚通權達

變調劑適宜各照向例所完之耗變通明微庶公事有濟
賄賂可絕毅然主之而不爲漫無著落浮言所搖倘因一
二利東害西顧左失右不切時務陳言遂避加賦之嫌而
爲更改之計將耗羨禁革勢必內外上下仍行私相徵收
是除一分明款實受十分牽擾此由商鞅呂秦變廢先王
良法之流害致使後世多方展轉猶慮不得其宜豈朝夕
之故耶皇上以堯舜之道必可行以三代之治必可復若
尙未行未復又何爲取調劑適宜行之既久之事而忽指
爲不便哉至於閭閻未見富厚遊民喧闐城市貧乏又在
餘一餘三足食之政未講恣情縱慾兼并之害無節與人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七

多於古糧食不敷產不能制之疑未能明晰之故迴與耗
羨之徵收無涉也且民田皆爲富貴中人聚而有之卽免
徵耗羨亦惟富貴之家愈增利益其實與百千萬億窮民
有何秋毫加損哉總之國家有根本正務實在事功屏去
尖纖議論握定治平要領斯民得其養而教興雖旱乾水
溢不足爲患何暇較量耗羨之歸與否耶謹詳切直言伏
候鈞鑒

此文通達古今曉暢時務劃然言之令後來有所持循
而不爲浮言所撼可謂絕有關係大文字矣

贈芳識

釋歷代道命說

易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謂言所欲悉者不能盡筆之於書意所欲傳者不能盡發之於言况雕字鏤句鬪儷誇駢以明治平之道欲不浮晦其意令人祇作一幅文觀得乎余倣司馬溫公故事不敢競尙靡文爰率迂愚而有說焉嘗思聖人以道之行廢歸之於命非僅聖賢一己之命關乎天下生民之命也唐虞三代之世生民氣數通則聖道行夏末殷季春秋戰國以及五季之世生民氣數窮則聖道廢平心察之其機又自人心而分也隆古君明臣良人心卽天心無論矣遞傳而降或君臣俱不向道或臣向道而君不向道或君向道而臣不向道夫君臣俱不向道乃天地閉賢人隱括囊之時雖有善者亦無如何臣向道而君不向道則戮忠殺士旌惡賞姦凡直言讜論皆囚奴剖心之資斯二者天也人心無間也若君向道而臣不向道漢晉唐宋間權姦亂賊屈指可數人心已絕亦不足具論惟坐安廩祿與世浮沈不能立其志作其氣正其學虛其心以圖忠君報國永保宗廟社稷子孫黎民萬世之安者不可勝紀益君雖神聖必賴心膂股肱之臣以爲之佐臣果忠良必圖根本遠大之務以盡其道朱子謂千五百年直駕漏牽補過了皆由心不古若之故試略言之吾夫

子云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如何是道雖管晏功烈不與於斯良以王道緒餘仍是金聲玉振霸者顯赫不過瓦缶砮矧奈何聖賢大儒日言王政絕不動念且舉目爲迂也是混世合俗之心難轉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故義和不以敬授人時爲難神禹不以平治水土爲難后稷不以播時百穀爲難契教人倫夷典禮夔典樂臯陶明刑均未嘗以爲難此數聖者風興夜寐承弼一人雖創天地所未有皆殫忠竭慮而不以爲難奈何生周公制作大備之後一言黎民不飢不寒而共指爲難也是畏難苟安之心難轉也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以糧多價平蓋藏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五

充周民間自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其事如朗鏡懸空太山峙地甚易明而難搖者奈何餘一餘三大政罔聞致使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也是立視其死之心難轉也地隔千里世遠千歲先聖後聖一揆合符以其皆天理之公耳奈何立朝任職而讓陶唐一德同心之美也是各懷有我之心難轉也孟子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乃大賢敬君之至必舉君德之極者以陳之從無引禹子湯孫康昭穆宣之事以爲程者奈何後之文人才子長篇對策直言極諫輒以漢之文景唐之貞元進獻而猶恐不能取法也是近功小效之心難轉也中庸謂

君子而時中蓋凡事以中爲主而隨時處之以善全聖人萬世不易之法未嘗執一己之見爲是奈何致君澤民而堅持所見自以爲足也是卑鄙之心難轉也輔其君爲堯舜之君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議政設施必先以養生爲立教之本而後以化裁盡變通之利雖學習通曉講論精詳猶恐有差奈何未學未講而漫然矜才不底於純正也是浮傲之心難轉也論語云忠焉能勿誨乎蓋人臣敢誨其君正是忠之極處惟聖人深知其忠而不嫌其誨此唐虞三代君臣交警萬世稱聖帝明王耳夫人君之尊如天尚且樂於聞善邇言必察奈何爲人臣者拒人於千里之外而不欲告之以善也是恃位而驕之心難轉也凡此者一在不能致知焉一在不能誠意焉知之未致則昧而罔覺烏乎轉意之未誠則安於自欺烏乎轉日事觀望揣摩以競捷獲不禁我心如石矣嗟乎常人之心失止一己有位之心關乎國政漢晉唐宋間千數百年卒無肯轉其心上希臯夔稷契伊呂周孔者此聖道之所以廢而不行也雖然設彼其時生民之命通而不窮又何有數者之心之必不可轉耶然則聖人歸之於命不益信耶

先生學問胸襟如此無怪與首輔不合而當時亦用之不能盡也歸之於命蓋有慨乎其言之矣贈芳識

家課淺說一 正學

聖經一章三綱領八條目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萬世不易之正學也堯舜一中遞傳至孔子集其大成不偏調中不易謂庸中爲正道庸爲定理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子憂道學之久而失傳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朱子推本二程夫子精切發明與聖經賢傳彙成一部後之學者自八歲入小學年十五入大學以來倘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以至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次第由之以求歸於中庶乎其不差矣詎春秋戰國而降世教衰民不興於行中庸之德鮮能由是苟揚之談性莊列之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七

虛誕申韓之刑名孫吳鬼谷之權謀老氏之虛無佛氏之寂滅楊朱墨翟之爲我兼愛子莫之執中鄉原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俗儒之記誦詞章皆接踵而起孔門傳授口誦行違且其目爲庸近無奇迂拘鮮通韓昌黎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正學之榛蕪可勝言哉夫正學者民生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初不出乎日用彝倫之外也聖賢大儒本身立教凡詭異怪誕之談窮通壽夭利害禍福之遇舉不足以搖惑其心變易其守故天理昭人心正國脈存唐虞三代之隆於以接統焉彼異端之惑人而後世有述者何居夫人有知愚賢不肖之分自不能無過不及

之差氣稟雖殊畔道則一逮爲隱怪之談所中卽覺新奇
可喜且復誘之以福田利益懼之以殃咎禍崇更相與陷
溺而不知返仁義充塞天理人心國脈俱喪矣今更指其
害之過於楊墨者則釋老之流也率天下之人欲學釋乎
獨陽不生孤陰不長不四十年人類滅絕三才虛一九族
盡斬源頭根本先已忍心喪盡何暇揭彼讖語空言駁辨
是非邪正耶欲學老乎老答吾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
慾態色與淫志夫吾孔子有一於此豈惟不得爲萬世師
表並不得爲人矣若孔子實萬世師表萬世之學者當共
宗之聞老之說則宜炬其祠火其書驅木雕泥塑之遺像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六

投諸水奈何呂氏所藏孔子家語好事者意爲增損王肅
所注亦未可據以爲信而獨載老氏之說且孔老並尊古
今豈有此騎牆之學耶他若俗儒之記誦詞章無足論矣
惟昌黎稱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並及墨突不得黔
以爲二聖一賢史記謂陳涉非有仲尼墨翟之賢吾皆感
焉孟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與楊氏無君均禽獸也二
公豈罔聞知而乃比賢於禹與孔子何大不倫耶至於伯
夷叔齊之餓死顏回之蚤夭與盜跖之壽終相較近世操
行不軌專犯忌諱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之徒與擇地
而蹈時然後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並

衡遽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而竟是非天道焉又何所見
之小耶况中材以下天下滔滔皆是設藉是說而悍然以
天不足畏恣肆以圖己之所欲其害更何底哉故論正學
雖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總範圍於聖經一章
之內不特異端邪說曲學雜霸不足與於斯卽理學名儒
忠臣義士一言一事未底於精醇亦必明辨之也世教雖
衰君子主持可苟焉已乎

此篇論學以大學中庸爲宗而極指釋老之害並辨史
遷昌黎以孔墨並稱爲不檢俱見衛道苦心先生講學
正太切實與空談性命者不同宜其卓然有以自見於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九

世也 贈芳識

家課淺說二 河圖洛書

易繫辭上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與則神物效變化象吉凶合四者以明作易之由此孔孟之言萬世所共信而不能易也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具數之體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具數之用十有對待九爲流行體用互呈相爲經緯陽陰老少七八九六循環交錯生生之謂易於茲顯矣雖繫辭傳又以天一地二天數五地數五兩段發明河圖而不及洛書然洛書之位一對九二對八三對七四對六五守於中縱橫數之皆十五互爲七八九六且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之合環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三

而向之未嘗有五無十俱與河圖無異合圖書悉數之爲數者百故不及洛書而其象其說有以通之天地陰陽五行五方何所不備無容爲之複解所謂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類如斯也詎夫子未解洛書後世遂有岐旨孔氏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胡玉齋曰周禮夏官馬八尺以上爲龍大戴禮曰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由是分圖屬易分書屬洪範事隔唐虞前後八百餘年圖書既分後儒從之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義文因之而

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蔡九峰曰河圖體員而用方聖人
以之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員聖人以之敘疇其他諸儒注
疏圖書理數固無先後彼此之間分析河洛呈見俱載伏
羲神禹之時傳述至今已成定典乃反覆靜思洛書之數
原與河圖無異於易較協而洪範九疇止初一之五行包
天地生成之數其餘八法乃大禹參酌天時人事而類之
不能協於水火木金土之位且九疇中歸重皇極蓋皇極
者民彝之表極之所在正倫之所在似與書之以五奇數
統四偶數難以牽合未便因範有九疇與書有九位遂以
爲同也古今典籍分九類者甚夥安得循九之名而不究

賀齊公遺集

卷一

三

九之各有其實耶况箕子之言曰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
範九疇彝倫攸敘亦未有洛書之說乃漢志以爲禹治洪
水錫洛書夫何所據而云然也哉又余南湖解易傳以洛
出書不過是聖人帶說甚覺穿鑿按孔子十翼自釋上下
經彖象辭與乾坤兩卦文言以及說卦傳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計象百二十有八句句字字皆有意義豈獨於先天
聖人作易之外忽帶說禹箕敘疇一語漫無交涉淆混插
入乎更可議者則圖作易止應以河圖之圖列於周易之
首若因書敘疇又應以洛書之圖列於尚書之首乃周易
本義圖目何以繪出河洛兩圖與伏羲八卦次序方位六

十四卦次序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方位及卦變一圖同鑄
易首而尚書之首止鑄禹貢九圖其洛書之圖何以反無
一繪此尤其彰明較著者矣但諸儒既分書屬疇何敢有
異而繫傳之言又所當遵若孔子之前已有真知洛書出
於夏禹時典籍則繫傳必不於作易章內混入則書之語
若止係孔氏安國之言諸儒豈肯不信繫傳而從無所攷
正之說余聞見淺陋不知依違爰質所疑以俟精於古者
之定論焉至於龍馬神龜負圖負書亦是漢後之說不知
所據卽周禮夏官大戴禮所言亦止係論馬論龜與負圖
書無涉惟讀論語鳳鳥不至章注亦云龍馬負圖語出朱
子自有足徵亦非聞見淺陋者所敢妄議也且凡物必有
所憑藉而出設非龍馬神龜負之圖何以出河書何以出
洛理勢所有不同一切附會無稽之談可以不辨

此篇論作易兼取洛書而洪範不出於書尤極精鑿贈

芳識

家課淺說三附會

秦火之後典籍殘缺滅亡漢人因紛起而附會其說或託
權勢姓字行世一時人士鹵莽滅裂不辨真僞遵爲古典
逮後才人各逞意見亦多有造言附會流傳久遠者夫以
後人傳述古人言語事蹟既非出於見知必有所攷正出
於聞知若無所見並無所聞突然自我生出是謂無稽之
談此附會之所以不可信也余則以爲地去千里世後千
載此心此理自無不同書既遭焚揆諸天理之正而附會
其說不必聖帝明王忠臣義士之果有是言與有是事而
自若合符節猶之詩邾風柏舟及大雅絲之篇原與孔子

賀齋公遺集

卷一

三

文王無與而二聖之事足以當之故孟子直指之曰孔子
也文王也是附會之說雖不可信但於理無傷遵爲古典
亦宜倘言已無稽而又傷理卽令出於聰明出類才華軼
羣之口仍不敢阿其所好也試舉一二以例其餘如太史
公作伯夷列傳云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
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其言雖
自司馬氏所造而揣夷齊餓於首陽之心卽以爲出於夷
齊之口不害於理存之可也惟蘇長公作刑賞忠厚之至
論云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陽公問出何典對曰
想當然耳是其說爲附會也吾甚惑焉蓋堯與臯陶仁至

義盡之聖人也而刑者萬世不廢之大法也若將殺人其
人實無可殺之罪而臯陶曰殺之三是臯陶爲處事冒昧
居心殘忍之小人矣倘其罪實當殺而堯曰宥之三是堯
爲壞法亂紀小不忍之婦人矣如此背理之說而自想以
爲當然是謬之謬也後之讀書論世者因係坡公之說奉
爲古典而不敢擬議尤學問思辨之盡廢也余何人斯敢
肆妄議是非得失聽諸公論而已

論附會之說不可信處妙有斟酌不同他家之一味抹
煞也 贈芳識

人惟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是以天惟德輔栽培
自我操之其中一大關頭不外義利兩路君子喻義人品
心術日用動靜總是一箇義字不屑同乎流俗合乎汙世
達則衣冠濟濟窮則禮樂雍雍上而祖宗門戶賴以生光
下而子子孫孫自然昌熾義中之利原不可以利名而利
自無窮焉小人喻利自頂放踵自朝至暮深思積慮手舞
足蹈總是一箇利字疏遠正人惡聞正言喪心失品人名
獸行剜人之肉吸人之髓無所不爲坤之文言曰積不善
之家必有餘殃藉令僥倖貴顯旋踵刑辱苟且豐富立待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五

敗亡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吁可畏也若夫滿口
仁義實爲利藪所謂口堯舜而心盜蹠更屬小人之尤其
獲天殃更速余年七十有二日擊貪利忘義之徒難以數
計慳吝刻毒自以爲良田廣廈倉實府充爲萬千年不拔
之業豈知遠或五六十年近則二三十年以及數年而獲
報如上項云云者百能逃一二乎前車旣覆後轍復踣明
鑒在茲墮落不悟且亦知譏談某某仍復責己昏昏以利
爲利奚暇問及重義者之悠久乎鄉飲戒辭曰賢者昌否
者亡報應不爽錙銖不特百世簪纓與一朝喪敗者爲然
也昔齊景公有馬千駟止成一時利徒死之日民無得而

稱伯夷叔齊餓於首陽正是萬古聖人民到於今稱之詩
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又有出於尋常豐悴去來之外者
豈可以市僧小兒妄爲推測乎吾與兕曹約惟將我祖餓
死事小流傳一額敬之敬之以無墜吾家四百年之緒不
因緼袍狐貉易其所守庶幾可語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之
旨也是說詞雖粗淺理實真切小子輩勿諉諸

此是讀書人安身立命處於此不能勘破學問文章功
業皆無足觀矣

贈芳識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美

家課淺說五 夫婦倫辨

嘗聞嘲時一聯三黨全一黨五倫滅四倫求其故爲私於其妻者言之也夫人懷利以事其君則忠君愛國之道絕懷利以事其父則晨昏定省之情薄懷利以事其兄與友則壻簞不諧聲氣皆僞有心者隨目之所遇耳之所聆不平於中無權以制之因託一聯爲激勸亦春秋遺意豈輕薄肚皮故猖狂於議論哉獨以所全之一黨未滅之一倫歸諸私其妻者則與余論迴不合余嘗歎世俗惟此一倫盡滅不可與他倫猶有維繫者較蓋聖人憂民近於禽獸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其三夫婦有別謂夫婦以別爲其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七

道也自文王后妃琴瑟鐘鼓之樂推而及於卻缺之敬對如賓皆足以感當時傳後世不朽且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婦之動行靜止必倚於夫果能率之盡道凡雞鳴盥漱中饋勤儉團結骨月整飭規矩一切德行儀節纖毫無虧或不踰大閑俾父兄宗族親眷鄉鄰稱賢稱能取爲母儀妻之黨與有光夫婦之倫始備孰有厚於此者近則不然不知別之爲道而惟溺情偏愛一往不返悅其妖嬌打扮醜其言語唆弄或倚門竊視或高聲大笑或嗜酒偷安或惡言謾罵遊春上廟習成風俗講是說非沿及閭里嫉害婢妾凌虐僕奴私厚已親薄待夫黨甚至間離兄弟忤逆舅

姑種種汗穢縱放無忌班班姦惡長逢尤工由是婦德盡喪玷名百出宗族鄉黨疾視交指曰惡婦曰妒婦曰賤婦曰蠢婦曰潑曰淫曰不孝曰不睦且戲其夫曰都天元帥譴其婦曰河東獅子兇孫踐其形跡女媧奉爲榜樣此私於其妻之禍必波及於妻之黨而謂其能全乎且已廢夫婦之倫而謂其不滅乎易始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人倫之原性率聖人之教者克盡其道是聯之嘲乃以私其妻者當之意善而詞謬從違幾無所主矣烏可以勿辨

其言足以警聾振聵

贈芳謙

家課淺說六 特立獨行

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豈復成人哉此欲爲人立於天地間者決不肯合同世俗以避小人之毀而干市僧之譽顯然易見也乃世俗之人百千萬億而無算特立者不數數覩且世俗中雞鳴而起祇在富貴貧賤上計較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概置不論富者貪買田宅衣錦食肉貴者乘轂朱丹盈門駟馬互相引重揚揚得意貧賤之徒欲沾餘潤資衣食或効奔走以赴其事或鞭車馬以崇其體或作奇技王巧以快其心或充舞女歌童以滿其志滔滔皆是矣其特立而又貧賤之士朝饔夕飧無所措手仰事俯畜難以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无

供給居則門堪羅雀行則塗亦寡耦子女無媒議婚靡室靡家生死有誰過問可傷可悲此中信道不篤守道不堅鮮有不爲世俗所染而去其幾希者吾夫子云貧而無怨難惟安於義命有定見定守者能之今與兒孫約亦惟將大儒餓死事小四字吾夫子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二語與吾高曾祖父家訓及吾歷歷家課奉持著之心胸之間加諸頂額之上由天由命不忤不求舉其大者雖年老者父母甘旨有缺仍無違禮以事之與其隔親不義何若菽水承歡庶幾可以爲人立於天地之間不致同流合汙矣可不勉哉

勘破俗情真是壁立千仞 贈芳識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三

家課淺說七明辨

不以狂躁為豪傑不以詭譎為才能不以利佞為言語不
以尖巧為聰明不以冷刻為靜穆不以奄媚為度量不以
板腐為方正不以癡愚為忠厚不以暴厲為剛直不以放
蕩為風雅不以勢位為功名三台八座止是勢位功名兩
字惟有不朽事功關乎國計
民生久安長治者始不以詞章為儒士揚雄蔡邕敵不得
充當之何可易言
丐李杜二蘇按不得道統來脈他若博聞強記浮文麗辭
直是才子文人分量尤程朱夫子以為風斯下者於儒何
有天淵之隔虛實之分時論輒一概混著遂將古今不多
觀之人不易見之事輕忽看了讀書窮理者尚各究其真

云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三

正須分別得清不以勢位為功名不以詞章為儒士二

語尤足頂天立地贈芳識

家課淺說八 懶溺女

余周流天下有年矣每於越國過都之際必周諏其地之風土人情一日舟次某處見上官告示與四方善士勸世文言是省溺女一事諄切慘痛至今莫挽續聞各界連是省之地方亦然多係寒素之家叩其故緣女長適人力不能辦嫁奩不如早溺死也余甚訝而憾之夫婚姻論財爲古所最鄙棄不足道者何至因奩資細事莫辦遽喪天良斬恩義若此父母始愚迷而大不仁矣逮徐徐諮諏始知皆無恥之徒貪求妻財日甚一日激之使然也古人重昏禮以夫婦爲人倫之大綱男女正天地之大義故易首乾坤詩首關雎况家人利女貞尤中饋之吉乎乃卑俗娶婦專重嫁奩如置田產營第舍羅列婢奴綾羅貝錦金銀珠玉銅錫木器整齊以及雖不能美備而饒有可觀者卽鄉黨不齒小戶之女皆有世宦富家請媒求婚而猶恐不得旣嫁雖女性潑悍闔德喪敗侮慢舅姑欺凌夫主不以介意蓋奩盛自足戰利徒之膽奪貪夫之魄也故其女不待示禁勸諭自無溺死之事他若駙僧鄙夫隸僕乞兒產女勝於產男以女年及笄可獲財禮鬻價數十百金亦不至於溺惟寒素之家清苦淡泊乃生女子不惟世宦富家絕不議婚卽稍稍衣食寬裕子弟俊秀者俱惟奩是圖亦不

肯與訂盟其卑汗苟賤之子門戶不對又無當擇壻之意
以致女年踰笄有誰過問寂寞閨房或膠續斷弦或結非
良偶諺云高低不就傷如何矣然又有貪奩不遂返而娶
貧家女者猶求婚王謝門高當於朱張以下求之也于歸
之時但練裳竹笥布被木履以遣之其女雖素嫻姆教有
正位宜家之德酒食是議之能終爲舅姑夫主所棄甚則
踐踏難堪所謂荆釵不直錢身上衣無珠大率類此前後
推較實堪憤激此忍而溺女原委豈盡歸其咎於父母之
愚迷不仁耶嗚呼無恥貪求妻財之害直致使人不慈不
令我益羨鮑宣王阿智爲志氣昂昂丈夫耶余在京師時
嘗欲聞諸言路以除此惡風不果而上體天地好生之德
人有同心故特嚴氣震怒以揭之倘少有知恥拔俗之人
其將然吾言乎哉

讀此又知溺女別有一故且其風亦不始於今日矣可

勝浩歎贈芳識

雜說一 尊道

周公孔孟一道同揆千古共尊尊其人乎尊其道也行其道謂之尊不行其道雖日薰沐百拜於尊之實何有嘗思孔孟生春秋戰國時迹熄籍去已無復唐虞三代之遺乃席不暇煖轍遍東西南北明知世無行堯舜禹湯文武之政者必不隨俗附和苟取富貴堅欲遵其法行其學以致不見用於世抱道終老且筆之於書以示後世將謂以難行之事矯拂人心立異當世耶是有意擾國政也將謂膠固已見不知時勢之難行耶是無見事之明也將謂唐虞三代之政止可行於彼時而乃欲強千秋萬世君相學士守之不變耶是不特無益於千秋萬世而反爲厲階也將謂孔孟言治平必遵先王之法秦漢而後未嘗遵先王之法亦能平治天下耶是聖賢之聰明材力遠不逮於後人也如是者何所容尊其人師其說哉惟必遵先王之法始可底於治平萬世不易乃見孔孟之書不是誑語不是紙上空談所以實可尊實可師也若夫歷代共尊周公孔孟夷考其行俱未奉爲章程豈可解者哉

行其道謂之尊先生志事於茲可見贈芳識

讀董子限民名田疏

衣食足禮義興天下治民失其養萬化難施政事亂唐虞
三代與秦漢以下判然迥別祇此一箇關頭故聖賢大儒
論政握定制民恒產不爲遊客辯士才子文人庸夫貪徒
之說搖動蓋恒產制而民之從善也輕久安長治莫有外
焉卽夏末殷季春秋戰國之世民田遺法猶有存者不致
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貧民衣牛馬之衣食犬豕
之食故得聖人君之賢臣輔之不勞而撥亂返治夫何地
覆天翻神驚鬼愕禍起商鞅惡甚呂秦生民以來未有倫
比網密政苛僅害一時而決裂并田毀滅阡陌降王土爲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重

私田聽民買賣害無底止漢去古未遠倘握定關頭正經
界復恒產再見三代之治易易耳乃但知除苛寬網民田
則仍秦制崇尚黃老不能更化善俗遞傳而下儒名墨行
先王道法口誦心否輕浮狂傲不顧國脈惟圖近效豪強
兼并愚弱喪業積勢難返因循莫救反奉浮薄譏議爲典
宗且引亂賊王莽作榜樣而又舉一廢百以相詆每人而
悅以市惠至人多田少一切無稽之疑更牢固莫破嗟乎
不行三王之道交稱堯舜之治朱子調千五百年直駕漏
牽補過了其誰可欺哉但并田難以卒行限田始有節制
且簡易可成善治今讀其書想其人董子洵儒者也若夫

棄地廢粟尤爲弊中之弊舍此言積貯是失肩背養一指
董子如可作也然乎否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美

賀文忠公遺集卷二

廬陵王贈芳原刊

柬李孟白先生

自違老先生函丈以來一字未獲上通迹若涉於最負負者夫逢聖而敢作負人之人乎而能作負人之人乎六十六年除十年在幼無知五十六年皆先人提命所留惟懼負生鞠我者遂不敢負路人而况奉辟呬於老先生之前魂夢或謾明神殛之時時年年有一老先生爲我師保如臨父母形骸誠疏命脈縮結則不啻親也音問誠闕儀刑想像則不啻密也接踵誠難針芥繩墨則不啻步趨瞠乎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一

其後也且勿論巨者遠者讀至心喜心望一段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謂老先生而非逢聖千秋知己不可也嗟乎逢聖於是敢有言矣於是三日言不盡矣程夫子論量自斗筭而鼎鐘而江河而天地惟天地無得損益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所以教萬世者宏且邃矣逢聖進而求之天不有雷霆怒風時乎地不有震川墮山時乎聖人不有鳴鼓取瑟時乎以觀老先生一何其大無外厚無疆其有容無涯際也凡卒然陳於老先生者皆人世不經見聞之事絕無幾微介於言面豈惟無介且歡然受之且盡力處之且一切不瞻顧應之天有碎霆怒風之時老

先生刻刻是景星慶雲麗日熙春也地有震川墮山之時
老先生在在是砥直康莊甘泉息土也聖人有鳴鼓取瑟
之時老先生處處是互鄉可與進闕黨可受益之人也吁
與聖人天地不違逢聖其爲阿好否耶故自奉命承教心
口自語影衾自勗以科名則前輩也以桑梓則大老也以
左右追隨則先生長者也矢以一髮不欺一趾不越一言
不苟事老先生盡吾心師自得師之本懷計癸酉十二月
初九日進衙門後每晨必先四司侍俟火房每晚必後白
車還返私宅祇此約束血氣簡點疵瑕願畏我嚴父慈母
庶幾不負老先生人師在望一場不負己躬發願思齊一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二

場至不能往省雒陽則引鏡自照重愧挺之遠矣蒙恩歸
里聞老先生骨以慘傷惟有致疑造物亦不具一字祇候
興居總恃汪洋忖度耐匪筆舌所容宣者嗟乎元城在
宋杜門屏迹人罕見其面乃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爲若
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洲不見大聖夫逢聖後學一
念亦竊比於田夫細民焉耳所謂三日言不盡者此也抑
特有賀焉合教疑前歲冬一十三日此則天際真人不
俟更蔡逢聖蓋嘗目擊一友止得三日迄今幽明情狀極
深研幾什凡八九矧老先生且十有三日哉惠教茲札小
子無似頗窺厓略亦非人間士大夫往還之語也比於紫

氣五千言不殊喜甚感甚敬什襲名香供之老先生勿又
謂小子不知量耶鼎邊雞犬殆不敢自外焉省會雅多貴
人老先生肯爲頰之歐閩之朱黃鶴白雲愈增名勝矣過
叨獎掖自是大君子與人爲善逢聖惶赧欲死其奚克承
謹服膺爲就木之箴順風鳴謝無任依戀銜戩之至尊稟
辨字疑誤冒璧疏刻二冊呈覽

情真語摯中間形容雅量處尤佳 贈芳識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三

復方祖二字疑誤撫臺

地方未靖煩苦我老公祖已甚無從一候台安治哉殊怒如也昨年大咨節節虛應種種難屢已洞於觀火甯俟今日始券合乎爾時謂驟不入漸淺不言深老公祖可若之何兩年蹉跎一月鬪勇彼詐而我不敢不誠讀至此一字一哽豈獨謂結局之難併似開口之未易嗟乎違覆得中猶棄敝屨而獲珠玉我思古人焉得不爲萬世法哉向承下詢聖以七字對實心同心及是時年臺頗爲首肯其夜偶復弋獲中寢以興尙欠三字曰無成心合得十字一日曾李兩公祖語次及之首肯猶我老年翁也捧揭教殘喘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四

覽

十字藥石天下後世人皆宜服之 贈芳識

復袁臨侯公祖

自台臺祀福維揚而道德之暉政教之澤遂與崑崙並軸
海天共長矣鄂渚羣生尸祝香火不能一日去諸其懷矧
夫服膺函丈師保奉之如逢聖者豈俟謀謀爲佞也哉夫
古之君子貴不見之功履無轍之迹使天下自輸其不容
己之悃款而陰以培一方一路之元氣此必非至人不能
蘇丞相於趙至忠待之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感謂
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惟今韓魏公與公耳逢聖常讀到
此偶有所窺因硃注一語卽以禮不具盡誠意亦必不能
令人泣服吾師乎吾師乎捧台教此道當歸之老公祖矣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五

孫世兄過江夏備述德意勤拳所以念舊氓者不啻其口
尤自爲梓里額手視楚人士依戀歡頌無以異今乃知去
見思而至見德於台臺始不誣也逢聖無似陳人謬叨聖
恩殊絕若斯不勝頂戴不勝惶悚向非夙儼範模兼席祉
庇受茲夢想不及之曠典眞局高踏厚之靡促矣台臺清
節崢嶸不難分俸相餉於己則充義至嚴於人則恕施無
價是難能也遙望稽謝可任銜戢守備方君近日官評何
如武生黃國柱子愿而囊爾時巧者匿影拙者應役斬州
城下竟夜禦賊在聖自不宜讓但恐滕閣薦碑彼固有數
存焉耳儀眞儒童曹大成便中亦望作養去夏見鄭潛庵

公祖有維揚得材錄未審仍續行否曹與方於徹座師能
聶兩先生皆爲先容然非恃老公祖知己相信詎宜瑣聞
好仁不好學聖則居其一矣此逢望第二次復書再以圖
章上

袁臨侯吾鄉宜春袁繼咸也宦楚最有名讀此書猶可
想其遺愛

贈芳識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六

東水向若公祖

史稱陳執中素不喜歐陽公及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乃云處事執心不爲毀譽更變陳大驚喜卽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因自恨不早識公逢聖聞無益於己不可爲也遵教大哉言矣識量卓越雖復間氣何異此處疑有脫誤心折心折先是當事相晤語輒莫逆蓋輿論元氣四虛無倚未敢意祖左右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自以爲頗得事君子之道卽擬議不悉所主當弗至河漢無極且事亦止合如此倘因今昔觴有輕重局將如何結耶語詳在來差口中佳刻見怪不怪萬累俱空冰入爐火止有消化逢聖方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七

拳拳服膺已不覺瞠乎其後而奚以起助於世尊前也蔽芾甘棠勿剪勿伐老公祖無亦不終鄙夷也耶一飯必祝跋日望之

此簡亦明末人藥石贈芳識

又

公論國之元氣士大夫最宜著力在此先儒謂同僚之契
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猶世講之前輩專以此
爲務風俗所由厚也初三日謁兩司公祖治聖庇字下今
之視昔猶後視今明知其爲賢者忍不以一言相照且如
現在公祖內召後又當有受事者不肖苟貳其心不可不
也瑤圃年翁亟爲首肯云此中毫無別議老年翁幸明以
示之聖再云前後君子一體相成此極盛德事亦國家元
氣所賴李公祖同年知己其爲推赤無疑初六日謁按臺
公祖深服清執鉅品縉衣之好可掬與左丞曾公祖無以
異聖各詢在十年內者從正月起水公祖三月方離地方
何以不入冊院司道共應以前次調用因可損也謹備述
以聞若乃台示世人那復解此等教自是江河之勢不得
不慮及者亦是身在事中不可少者道並行而不相悖惟
義所在夫是之謂大人其夜接邸報恰見該撫按確查具
奏之旨計到閩尙須幾日併附錄上豚子光明偶聖命治
他務未令具稟仰希原宥大父母垂注靡涯逢聖惟有銜
戢莫知所報臨啓毋任瞻馳

復止庵公祖

自昨歲仲冬杪瞻遠老公祖天際真人樓指錦里萊綵承
歡定屬履端之初捧台教方知迄於春仲風帆糧艘蓋天
地之所以默相年臺者也二十年來私心儀服德度戰兢
臨履真大英雄工夫每詣愈上所至立大節弭大變撐持
乾坤夫豈偶然祇今獨勞匪躬二三典記而外卽龜鶴不
與同來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聖嘗謬謂天
佑君子多方護惜斷非人意料能及遲者速之急者緩之
君子正於此際識帝陰隲而終日洗心以承眷顧洵惟影
響然者王文正官舍舊爲山怪所據將至則先避去李侯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九

古今正人戶外相語於他血食逢聖一篇三致意焉所爲
中心好之鳴其賀臆不一而足也大疏皎然如日紀事盛
水不漏總之眞正工夫聖於老年臺自附知足以知之焉
德音明貺恍從霄來正席登嘉儼然師保相對銜戢其何
涯涘肅此奉謝兼識裏言憑緘無任依戀疏刻一冊呈覽

復姜子揚四公祖

狗馬餘生不知爲賤日者三十年於茲矣己己以前則身
違膝下徒切望雲之思己己以後則親違終天彌深罔極
之憾至回首先嚴除夕絕句並七十俚言惟有旦晚相見
黃泉是願是幸己耳自茲月二十日來匿影恐其不深不
謂老公祖台臺特垂軫念翰貺遙臨殊非逢聖夢想所到
舉斯心也按部風生褰帷雨足幽遐不遺於察問老幼咸
躋於壽仁洵可運之掌上豈更待擴充乎哉馮先生所稱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不忍觶觶不忍入井當下便是何
須防閑何須窮索老公祖真正學問見諸行事深切著明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十

逢聖幸窺其厓略矣新館得奉芝眉喜不自勝亦凜不自
勝喜先夜有失擁篲而日中竟遂御李也凜是早未遑躬
迓而弗遇則涉謾欺也就如台惠存注逢聖正尋出先君
乙丑壁帖七月溽暑龔產時值哀哀在念不忍生也不孝
方泣然未已而尊差恰在門矣然則以鐫杯故祇領以傳
諭紫褐故再承用對先君壁帖實不可爲子惟是有道大
人之賜三肅使者而後敢受計亦先嚴鑒宥者肅此鳴謝
並延果登嘉其桃杯一對順壁憑楮無任瞻馳蕪刻一冊
附覽

先哲有言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先生其心是心者

矣 七月溽暑蠶產云云蓋公之父自號楚蠶人也惟
以鐫杯故祇領二句不解所謂與止庵書末疏刻一冊
呈覽此書末蕪刻一冊附覽他書亦多言疏錄一冊二
冊附覽不知係何書不傳可惜贈芳識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又

二氣交通一人謹始聖壽衍無疆之慶卓循述有成之功
化弼畫裳嶽麓風清噓棘院祥懸肺石洋山雪霽漾冰壺
元節布和天休滋至羽觴未獻欣鄰燭以歸依綵勝先施
喜景色而陳謝若乃厥問不隕有德不孤此自聲氣應求
之恒亦徵元感之素惟君子能好君子惟君子能信君子
前輩羅老先生真人二字道盡古今衡鑒此日中流自在
行矣逢聖曷任躍抃抑台翰到時聖正讀文潛張公之記
進學齋也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須臾而
不進晝之所達過其日夜之所得加於晡內以修身外以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七

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
則天下被其福台教幾敗名節痛自懲戒一何勉勉汲汲
無須臾之間不進其曲折也以視後世君子言語笑貌嗜
慾玩習以儒自名大異進取之初者奚翹霄淵三代之衰
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
其欲總緣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張公一篇之中三致意
焉聖是以不但爲台臺遇知已賀更爲台臺必至於聖人
賀也稱馮先生高弟誣哉誣字疑諒字之譌然則聖又何以復違
命昨臘五日寄羅老先生札內有四語終今以往惟力是
視用報老先生並自慙初心敢冒昧爲老公祖誦之臨風

不勝瞻戀

中間讀之迴然如聞鸞鳳之音贈芳識

賀文忠公遺集

卷一

三

復李景峯公祖

仰惟老公祖台臺福星一路大業千齡愛及憇棠山川不煩指顧恩深膏黍草木盡稔威名平寇紀事直與蒼水簡牒之碑孔明擒縱之石並峙不朽方以內卓尤實蹟疇出其右沈年兄謂銓衡宜於此著眼中土邊陲正藉沈靜慧眞之料知人知言實獲我心要以天惠湖南其波及省會者衡嶽之餘也三戶紳氓自私其急道固有並行不悖焉者矣前人表章豈其敢擬拜嘉明賜無任心戢肅此鳴謝聖強半郊居當事纔各一謁未遑裏言承下詢有行之者殊無以對荷蒙推赤見示行止二字弗敢不踏實地也刻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十四

錄二冊附呈覽

與長沙雷太守

漢宣帝曰與我共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然無他奇絕
事祇政平訟理使庶民安其田里無歎息愁恨之聲耳由
後世觀之民得安田里免於歎息愁恨談何容易漢世中
興稱盛若倪寬文翁潁川諸公一意推情與下去其太甚
俾吏民向教化而興行誼賢人君子斯所爲良股肱也至
言有不可人廢者如謂吾嘗爲劉公僚佐觀其爲政無以
踰人非能滅其租賦除其徭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
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惟他人不爲而劉公獨爲之故
地方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爲何患得民不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五

如劉公哉逢聖居恆尙論蓋嘗感慨及之自星沙獲藉福
曜不覺手額志喜則何以知台臺治行無雙知之於曩昔
之爲蕪湖也昔者向往下私略布在數行中至今弗諼二
月念九日偶晤貴屬湘陰令爲道緇衣而茲且煩翰旣若
此明德逾涯其胡克堪感激感激老公祖廩廩德讓表次
公卿一時共事若司理姜公祖楊父母並極大賢之選星
沙如天之福靡有涯涘漢吏治豈足道哉肅此鳴謝不盡
飯依憑楮曷勝瞻馳

居官不在過求赫赫之名第舉人所能爲而不爲者爲
之地方已實受其福若必爲人所不能爲轉恐民不安

其田里而生愁歎讀此謹當書紳贈芳識

賀文忠公遺集

夫

復羅莫翁前輩

辛未孟夏之十二日肅具一啓附劉士徵便鴻披上老先生閣下未知沈浮何似壬申冬抵春明衙門前輩得展盡稽顙者先後僅七位而於老先生閣下則闕罪至極蓋同鄉先達知己居恆仁孝垂注百倍拳切乃華山瘡雀之報竟託諸空言矣逢聖尙得爲人爲子乎哉每一念及局踣愧死恃老先生哀憐鮮民或不深用討責也感激感激通天地人爲大儒學問極於易簡而天下之能事畢裁成輔相繼往開來其孰踰於老先生顧兼用尙稽治平有待寡昧小子如逢聖者孤陋已甚忽前秕穰而倖歇後咄咄怪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七

事幸而蒙恩首邱頂皇上高厚不朽亦席老先生德庇不朽所苦居住省會匿影無地仕則遠遜古君子而門戶不出卻有其實以是調度維艱一切俱廢二十年來非荷老先生赤心推置不敢猥瑣塵瀆總以鳴闕罪不安之衷也伏讀太封翁老先生尙書正發千古之蘊教萬世無窮當與蔡注並垂鬢宮老先生更從淵源造微獨闢宇宙逢聖滌襟披對驚怖若河漢無極昌黎文公謂自唐虞以來奇辭奧旨靡不通達天之所以與老先生者豈偶然哉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則牘草是也絕塵而遊逢聖直睽乎其後矣敬服敬謝教別諭實先獲就正私心敢不佩識相昭

卽詳傳台命尊賜亦非所宜承冒昧順璧刻鏤弗與俱往
不腆寸芹九年積耿仰乞恕褻尤荷疏刻二冊呈覽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六

答問石和尚

梓里有和尙親證東土此法不孤水靜八頌非所宜承就
中黃河徹底水窮山深引而不發躍如也語錄埋沒己靈
欺罔先聖夫惟先聖不忍欺罔則己靈自不埋沒牆壁入
道卻不斷滅和尙眞吾寶矣得人先擇品行道先求嗣和
尙更欲另具手眼勘辨似珠非珠又法非有頓漸人有利
鈍以至家爲期不計前程不肖謹書紳請事初五日走太
寔宅上會是早去九峯附聞又謝

語錄埋沒己靈欺罔先聖并可爲儒門痛下鍼砭又法
非有頓漸人有利鈍數語亦極透澈

贈芳識

與徐世兄眉雲先生子

讀諸世兄書令先公永永不忘矣然中道而忍讀諸世兄書則逢聖後死之責慟當何極誅詞尚闕致諸靈几日夜負譴蓋明神實是鑒焉窆期定於孟冬益微純孝墓中石自不敢爽百凡一遵家禮顯親維俗關係最巨卽先師葬祭無違之旨未可與追逐耳目者道也遵從將命甚懇獨反求初心期異時可相見黃泉耳幸諸世兄信切一一照涵不勝感佩太夫人前暫希叱名申慰署中率略統惟亮宥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三

與郭天門

逢聖子處長安者七載日夜懷刑卽家書不能頻通鄂渚
音問幾若隔世其睽違德音弗俟詞之畢矣孟秋初十日
忽奉翰教喜從霄降讀至太夫人長公一段未終篇而慄
然無以自容前此先慈見背辱知己唁奠及之今不肖以
闕遠疏節擢髮難贖何從解免惶罪惶罪且台論一麾出
守杳未聞知非同心示及猶數數僕指啟事而詎意調世
之難如此逢聖生平無似猶不敢稍涉自欺執管到茲明
神臨之匪面謾也伏繹台教字字對症治之藥字字收太
平之方聖人復起不易斯言杜正獻公百不關心惟是國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三

事爲憂戚纔於吾親臺見之逢聖拜矣又知公卽應試嚴
君家法慮至勾引以視先生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者何
以異其爲成就德器大異衆人聖於公卽奚更俟蔡焉時
方肆力元魁往謁未宜請見識荆足願當在鶴樓序齒日
也茗魚佳貺深紉垂注盛心冒昧藉壁義固弗敢存耳謝
謝另刻一冊附覽

與熊伯陽

昨歲徼寓真州窘無可控適世兄杯帳遠辱感結於心本
宜珍爲世守竟不得已用之恃先師神觀在上必賜亮照
亦猶曩昔敬奠先師陳七杯於心喪靈几告而後銷其境
其事頗是一律以是心戢世兄明德止有沒身焉耳矣抵
家寸草俱盡卽荆內銀帔亦以應急自分仕之道遠不及
古君子而門戶不出恰有其實日夜未去心者覩顏缺報
腸每九迴矧茲復叨珍味種種并磁器青紅相映乎愧且
欲死謝謝憶在戊戌荆門服膺先師大訓近荷皇上特恩
高厚無兩矢以守道懷刑仰對君師遂不能調度尺寸作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三

陸門荒莊一土可爲蓋戴莫容矣侍史到羞澁已甚會屨
中祕地方公祖施諸不報弟拜嘉色喜附令菱菱殊用踈
踏披肝具告豈是事大君子之禮僭思紀此本末知世兄
或不以之覆甌異時黃泉見我先師尚堪不負荆門夜話
耳吾兩世兄外慎勿出弟醜也疏刻一冊奉覽

又

先師在天之恩兩世兄通家之誼豈惟今世所無政恐古人未之前聞逢聖則何克當也憶自心喪吾師之始迄於恭化師靈精神洵幽明無間今日奉上特恩允賜還里計先師忻喜倍恆必不異丙辰星沙聞報暢飲盡歡也獨是無賴門生食貧如昨以世兄惜計尚不能一佐行李愧死到今總恃寸心原未敢欺差強顏見我昆玉仁兄耳翰貺遠辱益措躬靡所謹暫如刺登嘉嗣容頤申報謝

讀此兩書不惟見先生清節而師門之誼亦懇懇異尋常矣先師當卽吾鄉熊公尚文識賀熊二公於諸生中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三

者也贈芳識

與黃將軍

九月念七日忽接尊緘頗未敢開及讀至出令房師譚兄門而敬羨門下陳誼之高也祇此淵源拳切其爲汝信名將不更蔡矣曩在春明乙丑武會門人有見候者不佞復札四方多故臣子仰報聖主惟是寸念勿欺日與軍士甘苦同茹甚則更以身下之若古人之不先食不張蓋者然金湯險固萬里長城取諸上下一心一體綽綽然有餘裕者先輩都督王公出鎮三十年筭無華衣廡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其總理漕運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茲敢爲門下誦之知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五

必歡然有當也嘉貺藉手歸璧幸一照涵細柳飽騰毫釐以往莫不有益願門下卽移此作分甘事百倍於不佞身受之矣戢謝無旣

此書詞意俱古忠貞之概溢於言表門下士之餽尚不

受則他人可知矣

贈芳識

與危公一舅兄

朱父母修城蓋江夏城非江西城也地方最大功德事萬年尤賴弟力不能薄助願則亟擬多輸又恐人難克己功在獨爲適值兄有此題目弟敬借而用之自惟邀天之賜明皇上特恩以輔臣里居城池與國同休卽節約己身減損子孫服食勉遵先訓磨糞度命亦未必遂至餓死故以一百六十金合弟前捐四十金共足二百兩稍効九城金湯一臂義所宜盡非故違情之爲也子文自毀其家以紓多難彼何人者耶然非我與兄卽舅道義從無形骸之隔亦何能遽成斯舉我處輪助之實自畢其初心兄代我輸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五

助之名用晦其顯迹異時觀光兩甥倘無立錐之地起而環視九門猶有厥父數千百塊城磚在比於家蔽風雨傳舍蘧廬孰湮孰存孰久孰近弟所爲以迂闊自算帳耳且城工其大焉者目下劉達夫以此仍還其廩劉華伯諸友以此各結其局下至胡起龍等以此盡破其奸里中風俗元氣小小培補賴此一件語云作德如搶寶可不謂一滿志事歟范忠宣嘆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爾時頗多嘲弟厚陌路而苦骨肉彼不曉我本心何必多置一詞縱謂弟好名近七之年囊旣若洗債且未完作此駭耳目舉動奚爲者哉還要走爲善一路非爲惡也同心之

言其臭如蘭今日是用佈其始末以告吾兄至兄一次七
十一次六十除弟換過成色並典鋪子金又犒勞他費大
約得百二十兩淨銀足完前上納之數兄亦不欠公家錯
鉢矣謹此奉聞計我岳父岳母當必含笑於九京容面謝
不一

先生以輔臣里居捐金修城本非異事特難其一貧如
洗而有人肯暗中資助之爲可感耳中間款款深深兼
說得灑灑落落非具豪傑胸襟者不能贈芳識

與本縣戚友

不肖逢聖謹啟同里先生長者仁人君子伏懇終惠明德
曲成逢聖晚節其銜戢莫大焉先中憲居恆庭訓汝逢聖
心最不可粗心粗則膽大膽大則爲禍本汝慎之記之其
他不可殫述今逢聖仰荷天恩謬叨政地皆我同里先生
長者仁人君子庇蔭之餘謹遙望桑梓頓首以謝緣入直
後卽會邊警夙夜不遑至本月初五日始有狡獪出口之
信用佈衷私仰希垂鑒諺曰福出萬人羨禍出萬人怨此
雖邇言實該至理范文正公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
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逢聖未能圖報惟矢心且少
賀文忠遺集

卷二

七

作孽敬陳三世備嘗之苦及不肖三十四年銘心之概見
於左據今日耳目觀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固有
根本難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度嘉靖乙
巳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母雞易米二升五合先
中憲祠對聯當年雞豆未忘念此日兒孫莫妄思逢聖今
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之澤也先中憲亦貧士授館四十
年每歲正月初六日始至十二月念四日止一領青布直
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於嬭周旋數尺陋室
中下溼上漏炊爨卽在牀前烟薰涕流逢聖哽咽不能書
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卽逢聖戊戌館於鍾祥

己酉館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揭曉則
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日不念是絕子孫之
緒也念之若何亦曰罔敢作孽而已罔敢作孽若何亦曰
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沒飯輿甯挑野菜度命
切不可錯動念頭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
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之欠大江無營運之船
馬遞水驛不索一騎一舟山場湖水不討管一尺一寸其
或非意相加則力誠子孫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何臚列
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
不忘君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
賀文忠公遺集

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凡事皆起於微微之不慎星火
燎原蟻穴潰隄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夫逢聖無公門之干
而或有僞飾竿牘局騙招搖者逢聖無生事之僕而或
有大帽絹衣擅入衙門者逢聖無通欠之錢糧而或有詭
寄脫漏魚肉里甲者逢聖無郵驛湖山船隻之擾而或有
武斷強梁樹牌走稅者逢聖無雀角鼠牙之事而或有指
稱族戚作規避囑託之先資者公祖父母皆弗信也弗信
則於事罔有濟矣青天白日之下魑魅甯能晝現暗室屋
漏之中天神時時著眼逢聖措大食芹之美方期公諸人
人而半生茹荼之守詎忍欺於末路其既謝且懇無非望

成美於枌榆以無背於先中憲之訓並願學范文正公之
私也惟先生長者仁人君子鑒而宥之幸甚喜甚
詞意懇款足以感天地而質鬼神贈芳識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无

啓都中江夏會館諸公

奉啓同里諸公館以會名凡同邑有事都門者皆遞處也
會館以江夏名則非生長敝邑有耳目聞見之數者固不
得舍本里本邑附入而竄居之甚明也丙辰之役不肖實
邀諸丈之靈僭爲本館暫時地主其時在京諸公各竭心
力創造而光大之方將勒石分定某爲科貢房某爲各衙
門候選房某爲各公差停驂房并畫一以便來者會不
肖請告歸家未便卒業遂至今日時聞廷試諸公切齒諸
丈各各占住不許片刻卽安致夾堂上一條與之吁亦既
甚矣不肖請與諸丈平心言之卽使館係諸公受分產業
一旦同邑之人來未有不歡然相迎或茶或飯致須臾之
敬者何則我先爲主人於此也夫安有據公所而獨享者
乎不肖遵家封史之訓萬不敢冒昧惟是大計廷試在卽
今日處置不妥來者不責諸丈盡以責不肖矣用是與諸
丈約館以十分爲率一半畱與科貢一半畱與諸君如房
二間各得一間房十間各得五間是也其科貢一半甯封
而待之倘遇空閑年分有借住其房登簿籍記科貢一到
便行交付庶房不壞而戚友之體俱全此亦天理人情之
至也願以告之明理曉事者天啓元年十二月初三日

中間進一步說令人無詞可抵贈芳識

營陽公建濟美祠記

生祠非古禮也合父子尸而祝之其事益不少概見矣非實有功於地方地方百世繫思談何容易孟秋二十一日永州零陵兩庠應試諸生馮君軾等十有六人肅衣冠枉辱予以病謝客命長子覲明順風承教蓋一手揭見委調頻年寇患甚慘封侍御述溪劉公捐橐急難復移書振賢侍御三疏請剿永城始獲出諸水火固留明德庚桑不朽永人士何日忘之予在長安每晤侍御雅心儀其刻意躬行亦聞太翁爲德於里聆諸生誨言恭敬桑梓愈信後多達人也已越數日諸生再來言當議建祠時忽值封翁長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三

逝侍御公跣歸今勒碑未知所安軾等竊有請焉予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祠封翁於上而侍御承顏於旁與左右無方奚以異侍御孝子知必首肯莫逆也蓋名之曰濟美祠乎采左氏美元愷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愷以齊聖廣淵明允篤誠見稱於民元以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見稱於民諸生頌述若是比而同之庶其不誣也哉善夫蒲公之爲引言也公累世行仁更僕未易終其道在居鄉居官者不盡與里人相涉獨是兩載屠掠岌岌不保公家橋梓綢繆罔遺餘力合祠志報宜也非過也予又觀諸生臚列懿實并封翁行略侍御芻言綜而記之名爲濟美不虛耳

先正有言匹夫而化鄉人其積之有本末施之有次第不然者望人亂俗則誘速而害必深士大夫徒步至公卿所以自樂其身惟恐日之不足廩餘粟府餘錢能弗令州里愁怨足矣其暇及人也耶范文正公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而施貧活族之田錢公輔特書以遺於世甚矣劉公橋梓之永永不隕其名也在詩緇衣三章桓武有德於周人甚厚周人愛之然詩作於武公時繩武敷化人情微有後先則何若永人士并祠無間乎朱仲卿爲桐鄉裔夫既貴爲大司農屬其子曰我在桐鄉其民愛我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民果爲立祠歲時祭享不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五

絕又何若劉公橋梓能固

二字疑誤

悉爲同井造命通邑弗倍

其德不戒而孚卽在相友相助之百姓乎禮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公橋梓功應祀洵與禮合不悖也已且夫寇至捐費二千餘金措餉募兵增堞除器乞援埽穴抗疏犂庭忠也肅也廣也宣也寇退賑助焚燬掩瘞伏屍慈也惠也篤也德以處事過糴弛禁義倉備荒輪蹄仍貫汗馬弗涇淵也允也和也則以觀德孝友聚順妖戔力爭故舊不遺飢渴同患誠也明也懿也夫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公家橋梓其爲吉德多矣其爲民法衆矣濟美并祠不亦宜乎逢聖不佞尤有感於侍御之行略云

其曰居鄉恂恂退讓如萬石君里中有不斂戢者父老引
喻若獨不效劉氏封翁耶考石慶相齊齊國慕其家行不
言而齊大治爲立石相祠此則古之生而祠者侍御顯揚
太翁揆百事布五教內平外成聖天子將闢門以待禹稷
被纓救時公蓋自道也石氏詎足羨乎哉是爲記

詞意醇備一唱三歎有餘音贈芳識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重修阜山喻氏宗祠記

郡倅喻公三年政成上予其父若母貤典如功令而祖爵
二疑擢以汀郡丞蓋廉吏於是乎真可爲也月之十四日
公以重修宗祠詎屬予泣稱十餘歲而孤出就外傳距家
十數里太母每先夜治具早餐味爽已抵館下終歲率以
爲常傷兩大人不獲盡一日之養兩兄先後舉於鄉今皆
不祿公早有聲膠序試輒冠其儕偶丙午乙榜第一人和
氏璧屢不售乙亥始用明經倅余郡武昌督糧務奏最至
今官日夜思光大其祠昭茲來許戊寅九月祠偶不戒於
火益恫厥心今年夏五月過淮遣其眷屬先歸里矢從江
州上謁當事請致去顧豈知有再命哉不佞乃與公昌言
天道也凡忠臣孝子不二其心精誠之極天必表之君子
營官室宗廟爲先孝其親者處則君主養則君祿顯則君
爵受之君以致於親有如其心或二是匪躬之不盡而冀
榮施其親得乎公勤其職掌四載精神靡一瞬息不在軍
國而又不忘宗祠至欲掛冠以去地方知公宿處已堅不
意袞繡復覲余以是信公之孝爲眞孝公棄官若蹤天更
以丞於汀示顯親未艾之徵余以是信公忠爲純忠公太
翁過庭凡人畫之所爲夜必思其善否有不善則不得復
行時公年至幼服膺至今可不謂終身慕哉終今以往美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七

則彰盛則傳令名則必至果三千鍾不洎祇有愈增之悲
心者而謂祠之修可得已乎革之爲言去故也鼎之爲言
取新也柳子厚以祝融爲相王參元白其才能而不污公
生平慟旨甘滌灑不逮親存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一夕以
爲公譽公純孝之實出矣顏曾之養大矣不以弔而更以
賀而謂祠之重修可勿亟乎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爲執
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營構以恥之宋仁宗閔羣臣貴窮公
相而祖食於寢儕於衆人爾時詔如禮官請猶無有倡衆
爲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立廟河南夫公之不忍專殖第
產雖以接踵潞公可也蘇明允刻石譜亭私戒族人勿妨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五

佛於亂俗之一節者包孝肅大筮之中堅石東壁詔後世
子孫凡三十七字公卓循兩地徽猷與屬是則是倣以似
以續光遠而有耀者也蕃昌豈顧占哉記曰朋友不篤非
孝也是日子滕席聽公之教不禁心忻王沂公政有不便
委曲彌縫悉掩其非陳堯咨自以爲我量弗及趙清獻左
右人政晦其所以然若使權不已出者公居心持論率多
如此是又君子之所謂孝也哉公宗祀世守阜山已燼而
復修廟貌維新因手揭示逢聖喜公明德足爲臣子之鵠
是以敬爲之記

淮城板闢新建大王廟碑記

黃河福主金龍四大王之神其威靈顯應旁皇赫奕稱最
故口而祝之遍漕河焉淮安板闢之有廟則自段君捐貲
始建始段君官世武昌歷運最久德神甚深建廟本意載
在募疏中今次落成欲勒石以志永久索余爲記余稽祀
典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余所聞神功咸
濟運匡國事也今之廟祀靡休直仰達神庥而介求匡濟
惠運者其意甯有究乎段君諱起麟自丁未甫理衛運迄
今五載總運維揚勤勞尤爲卓茂其驟進未有限量是此
廟將與河水永長而段君勛績及將與神廟相爲悠久者
賀文忠公遺集

卷二

姜

覩廟貌而思神功並憶段君建廟初意有不勃然興起俱
圖不朽非夫矣是役也創於丙辰而成於己未前臨板闢
後抵月河橫闊五丈餘計費百七十金其間樓廡舍不與
焉冢君尚綱有髮僧周君之翰主僧真心如利先後共効
贊襄者例將并書凡捐財輸力者則記姓氏於碑陰贊筆
之暇姑爲是以記崖略云

